

第四章

第三次到上海

從上海到杭州

「上面是我在民國四年的初春到民國五年的秋末，這十八個月中間的工作概況。那年的秋天，許少卿又來約我們南下表演。這次邀的角色，除了我跟鳳二爺之外，演員方面加入姜妙香、姚玉芙二人。場面方面也加上了給我打鼓的何斌奎，吹笛的陳嘉梁。我們這些人在十月初來到上海。我跟鳳二爺仍舊住在平安街平安裡許少卿的家裡。演出的地點可不同了。許少卿嫌丹桂第一台座位太少，改在二馬路的天蟾舞臺（後來由永安公司收買過去，也把它翻蓋為商場）。當時上海的各戲館子，恐怕要算它最大，場內樓上下可以容納三千多個觀眾。」

「這是我第三次來上海，唱的日子最多。從舊曆十月六日到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一口氣連唱四十五天。等我們上杭州去唱了一個短期回來，十二月十一日起，又在天蟾先演四天義務戲，再給許少卿唱了九天營業戲，這才趕著回家過年的。」

「我第一天的打泡戲，還是《彩樓配》。唱過七天的老戲，就把我在十八個月裡邊所排的古裝、時裝新戲，還有新排的穿舊戲裝的戲，再加上崑曲，陸續貼演，倒是很受觀眾的歡迎。

尤其是《嫦娥奔月》和《黛玉葬花》，這兩出戲的叫座能力最大。由於他們口頭上的宣傳，力量也不小，差不離天天滿座，常常拉鐵門，把個許老闆高興得心花怒放，笑口常開。這樣地唱了一個來月，杭州第一舞臺請陳嘉璘來跟他的哥哥嘉梁聯絡，想邀我們去表演。我們這些從北方來的演員，還沒有到過杭州，借此逛逛西湖名勝，誰都願意去的。所以經過一度很順利的接洽，再跟許少卿打了一個招呼，我們就往杭州去了。下了車住在城站旅館，跟戲館子相離不遠，往返便利，雙方一切聯絡也很容易。只是鳳二爺一個人住在他的老朋友張伯歧的家裡。這次說明是短期表演，老戲唱的機會很少，所唱的大概都是古裝、昆劇、刀馬旦這三類的戲。不例外的也是《奔月》和《葬花》最受歡迎。」

「在杭州要逛西湖是再省事也沒有了，只要坐洋車到『旗下營』的碼頭上，雇一隻小船，一會兒已經是身在湖中了。我們擇名勝的地方，上岸遊覽一番。在三潭印月吃到了西湖藕粉，孤山喝著龍井茶，樓外樓嘗到了久已聞名的醋溜魚。這都在我們到杭州的第三天，猶如走馬看花一般，去認識了一趟西湖的面目。過了幾天，大家又發起要去逛山，我對這個提議，自然不會反對的。不過氣候是相當的冷，西北風刮得厲害，滿天的彤雲密佈，怕要下雪。我考慮了一下，還是不去逛的妥當。隔夜就對他們說：『我情願放棄權利，明天不參加你們的逛山團體了。』」

「第二天的清早，四頂小轎從旅館出發，裡面坐的是姜妙香、姚玉芙、茹萊卿、許伯明四位。杭州是許先生的故鄉，比較熟悉，請他做嚮導是很合宜的。等我起來對窗外一望，早就

扯絮搓棉地下起大雪來。我想今天可正讓他們逛著了，山上的雪景，不是隨時看得到的，這種機會錯過了，不免有點可惜。傍晚他們回來，進門全嚷著好冷，一個個揮雪換鞋。看樣子外面跟屋裡的溫度，是有很大的差別的。我對他們說：『我太謹慎了，錯過今天這個機會，實在可惜。你們怎麼逛的，講些我聽聽。』姜六爺逛得最有勁，興沖沖地先說：『今兒看的風景太美了！我們坐了轎子，出清波門先逛雲棲，一路上滿山都是竹林，轎子就在這萬竿叢中穿過去，天上飄著一片片的雪花，一陣陣的清香，沁人脾胃，簡直就如人在畫裡，這種滋味太好了。』許先生插嘴說：『妙香是第一次逛杭州的山，走在半道上，他會冒著風雪，下了轎子，一邊走著，一邊手舞足蹈地大聲叫好。一半也是他會畫畫，今天要數他的遊興最好了。』姜六爺接著又說：『許先生請我們在雲棲吃過午飯，上了北高峰，居高臨下，全湖在目，再加上這一片玉琢銀裝，胸襟頓時覺得開朗，痛快極了。中間我們還逛了龍井、三天竺、韜光。最後又到玉泉觀魚。總之到一處有一處的景致，看一處有一處的氣派。雖然限於時間，也只能是走馬看看。可是像我們生長在北方的人，看到這種天然的圖畫，真捨不得走開呢，可惜您沒有同去看看。』我聽他說得這樣津津有味，正在後悔自己沒有去逛。忽然覺得他的嗓音不對，我就問他：『六哥，我聽您說話，怎麼嗓子好像有點啞？』他馬上就喊了一聲嗓子，可不是，果然啞了。他也是一個對於業務最肯負責的人，顯得很著急地說：『這一下可逛大發了，到臺上出了亂子，這怎麼辦呢。』我趕快安慰他：『好在今天晚上是《穆柯寨》，楊宗保的唱兒不多，到臺上如果實在啞得厲害，您就不用起唱了。』他說：『這哪兒行呢！』我說：

『您別著急，先回屋子休息一會兒，咱們臨時再看情形。』等我們到了後臺，我問他怎麼樣了，他說：『你聽，比剛才更啞得厲害。』我們就商量了一個救急的辦法，把楊宗保被擒後的四句搖板，免了不唱，改為由我叫起來唱，居然渡過了這重難關。一連兩三天，他的嗓子還沒有恢復，《黛玉葬花》和《千金一笑》都用這種辦法對付過去的。』

演員病不得

「姜六爺的一生，可說沒有什麼嗜好，他對業務向來認真，本界對他的外號都管他叫『聖人』。這次『聖人』逛山，一時大意走出轎子，貪看了一點雲棲道上難得遇到的雪景，就會把嗓子吹啞了。這件事深深地教訓了我，使我更瞭解做一個戲劇工作者，在演出期間，對自己的健康要格外注意，就連日常的生活也應該由自己來加以嚴肅地管束。那天幸而我沒參加，姜六爺的毛病要攔在我的身上，這問題就大發了。譬如一出《葬花》，林黛玉一句不唱，還像齣戲嗎？台下是准不會答應我的。從前我們在北京是拿戲份，唱一天給一天的錢，有病可以請假。颶風下雨，館子也可回戲。外碼頭先就沒有回戲的習慣，演員也都是包銀制度，合同期內，既不可能停演，唱吧，嗓子啞了，唱不出來，所謂進退兩難，精神上夠你痛苦的。有些演員出來就想掛頭牌、當好角，他們不曉得這裡面的甘苦，牌子愈高，責任愈大。現在我隨便講幾樁都是我帶病上場的故事。」



《生死恨》中梅蘭芳飾韓玉娘。

「(一)有一次我在天津貼演《生死恨》。吃完晚飯，到了後臺，還好的一點什麼感覺都沒有。扮戲以前我照例要喊一兩聲嗓子。那天只覺得背脊上的一根大筋，受了聲帶的震動，牽連著非常之痛，有點像是岔氣，可比岔氣要嚴重得多。我再高聲試著喊一下，不行，簡直痛得厲害。玉芙他們在旁邊瞧了，很替我著急，幸而嗓音沒有變化，喊低音比較好一點。管事的李春林進來催我扮戲說：『場上的《白蟒台》已經上去了，您該扮了。』我說：『這個情形怎麼能上去呢？』他說：『您先扮起來，玉芙去請醫生了，如果真不行，您再「搽頭」，咱們再打別的主意。』我聽完了他的話，也只好洗臉準備扮了再說吧。

一會兒玉芙果然請了潘經蓀大夫來，聽我講完病情，就用聽筒在我胸前背後細細檢查一遍，潘大夫安慰我說：『您是風寒入了筋絡，不要緊，有辦法的，我保險您今天可以上臺。』他說完就給我注射了一針德國拜耳藥廠出品的『拿瓦兒金』。他說：『這種藥是專治因受風寒而得的神經痛，打下去一定有效的。』這時候奚嘯伯的《白蟒台》快完了，李春林進來過兩回，雖然不跟我說話，但是緊張的情緒，也不僅是春林一個人，早在他們那種故作鎮定的神態裡面透露出來了。我也只顧忙我的扮戲，大約又隔了十分鐘光景，我輕輕地喊了一聲，居然不覺得痛，跟著使勁再喊一聲高音，也好了一點。這一下我的精神頓時就振作起來，一口氣把這出《生死恨》唱完，唱到二黃一段，已然恢復了正常。這位潘大夫始終不離開後臺，隨時照顧著我，這種負責的精神，真是使人感動。唱完了回想起剛才那一幕緊張的鏡頭，倒真有點不寒而慄，倘若找不到大夫，或是有了大夫，沒有這類藥品，到時候勉強上臺，那就不定要出什麼岔子了。」

「(二) 第三次來上海，就是在去杭州的前幾天，我正扮著戲，發現臉上長了一個粉刺，我隨手把它擠破了，照樣拍粉上妝，也沒有理會它。誰知道第二天臉上腫了起來，醫生來看說了：『這是肌肉裡面進去髒東西的緣故。』我這才想起昨天擠破的那個粉刺，准是它在作怪。因為我們化妝用的粉，含著鉛質，是有毒素的，我擠破了就拍上去，所以很快地發作出來了。這一點小毛病，算不了什麼，可是生了一個演員的臉上，而且正是在他的演出期間，就成了很大的問題了。當晚我偏偏貼的是《玉堂春》，蘇三要跪在台口，唱很久的時間，台下前幾排

的觀眾，很清楚地看到我的臉上腫成這個樣子，讓他們起一種不愉快的心情，是萬萬不能這樣做的。你別瞧問題雖小，當時怎麼應付，的確使我的精神上大感痛苦。最後我才想出一個主意，把《玉堂春》改演《風箏誤》，我扮的那個俊小姐，不是常用扇子遮住臉的嗎？我就可以借這把扇子來躲閃我臉上的毛病。館子方面聽我帶病出臺，並不影響他的營業，自然同意我的主張。《玉堂春》的戲單早就印好了，上一天晚上已經發出了許多，許少卿馬上改印一批《風箏誤》的戲單，那晚居然讓我對付過去，台下也並不注意我改戲的內情，這兩張戲單我至今還保存著，留作紀念。」

「(三) 過了八九年，也是在上海演出(那次是和言菊朋同來的，有陳彥衡替他操琴)，有一天正要上館子，臨時發覺我的左眼瞳仁起了一個白點，不但痛得難受，眼白也全紅了。一位朋友馬上介紹一位眼科專家，是個俄國大夫。他檢查完了對我說：『你的眼睛，不是一兩天可以好的，應當休息才對。』我的答覆是說：『我跟戲院訂有契約關係，不能中途輟演的。』他沉思了一下，又說：『那只有想個臨時救急的辦法了。』他就替我敷上兩種藥，並且加以說明：『這兩種藥的效力，一種是把瞳孔放大，一種是去眼白上的紅絲的，可以保持到二三小時，藥性過去，病態還要恢復的，這不過是治標的方法。』等我到後臺扮上戲，果然白點沒有了，眼白也不紅了。一連幾天，都是在到後臺以前，先請醫生給我敷藥，同時服藥打針，標本兼治，才慢慢地好了。」

「(四) 回戲的風氣，過去在北京是普遍流行的。大半是遇著颶風下雪，恐怕座兒不好，

戲館方面，常把預告的戲回掉不唱。其實這是不應該的。觀眾事先不知道你回戲，冒著風雪，老遠趕來聽戲，結果是白跑一趟，還要再冒風雪回去，這不是欺騙觀眾嗎！所以我在北京這些年，只要貼出我的戲碼，不管刮多大的風，下多大的雪，明知賣座不會好，也決不讓館子隨便回戲。南方就沒有這種習慣。兩年前我在上海天蟾舞臺演唱期間，曾經因病倒是破例回了一天戲。事情是這樣的：我跟天蟾規定是唱一個月，唱到二十幾天，有一晚上，忽然肚子大疼，跟著腹瀉了許多遍，俗語有句叫『好漢攔不住三泡稀』，這話一點不錯，的確誰都怕鬧肚子。我拉到天亮，已經疲乏得支持不住了。我想過去我沒有回過戲，而且最反對這種對觀眾不負責的舉動，可是今晚的演出，恐怕要成問題了。趕快先請醫生來看了再說，他告訴我還有熱度，幸虧並不太高，給我打針吃藥，忙了一陣。我又把病情通知前臺經理，前後臺都有人來慰問我，讓我安心養病，館子決計暫時停鑼。今晚回戲的消息，已經一方面送交晚報披露，一方面又在廣播裡報告，儘量想法避免觀眾的徒勞往返。我當然很感謝他們種種周密的照顧。到了下午總算迷迷糊糊地睡著了。第二天病勢已退，只是兩腿無力。經我再三考慮，決定通知天蟾，繼續登臺。大家都來勸我再多休養兩天，我覺得這有限的幾天戲，不如咬咬牙把它結束完了，免得老拖著讓館子方面坐耗開支，多受意外的損失，同時我自己也能踏踏实实安心養病。如果戲不完，心不定，病是養不好的。我承認病後頭兩天出場，實在是勉強得很，兩隻腳還是輕飄飄的，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堆上似的，總算是僥倖對付著唱完這幾天戲，整整養了一個來月，才恢復了我的健康。」

「講起我的腸胃病，由來已久。遠在三十年前，我到日本表演時候，有一次他們請我拍《廉錦楓》和《虹霓關》的《對槍》兩幕電影，我那時的經驗不夠，足足累了一天。大家都全神貫注地忙著工作，也沒有顧到吃飯。拍完了，就請我吃他們的『雞素燒』。因為餓極了，不免吃過了量。等睡到半夜醒來不好了，腸胃裡大大地不答應我。始而胃裡悶漲難受，繼而滿腹疼痛，同時還有高度的寒熱。醫生今井先生來看了說是吃壞的，經他日夜不離地給我調治了一個月才好的。最嚴重的是得病那兩天，終日昏迷，簡直不省人事，情勢是相當可怕的。」

「吃一頓飯，何至於就會病到這樣嚴重的程度呢，事後經我仔細地推究，原來『雞素燒』的吃法，跟我們的烤牛肉不同，他們是用牛肉、雞肉、粉條……放在油鍋裡現炸了吃的。喜歡吃得嫩的，半生不熟就咽下去了。當時不覺得，餓了只管多吃，吃完就會口渴，再喝下大量的茶水，這些牛肉、粉條膨脹開來，把胃撐得很大，消化的機能自然就失去了效用，才造成這樣嚴重的症候。這次的教訓告訴我，越是餓得厲害，越不能吃得太飽，太油膩更不宜多吃的。飲食方面的常識，比較多了一點，我的腸胃病從此就種下病根了。」

（註）我再補充一件梅先生帶病上場的故事。這是發生在一九三七年的二月間，他正在南京大華電影院演出期間，我的弟弟源來也在南京，看到了回來告訴我的。他說：「有一個星期日的白天戲，梅劇團貼演全本《紅鬃烈馬》，梅先生照例是唱《武家坡》帶《大登殿》。頭天晚上，他睡的屋裡水汀的溫度太高，第二天起來就覺得嗓子不痛快。吃完午飯，

更是啞得厲害。因為白天有戲，不能休養，大家都十分著急。請來一位醫生給他打針吃藥，還借了一架專治傷風咳嗽的器具，是把藥點著了，通過一個玻璃管子，沖著病人的口裡噴過來，據說是很有效的。我們就把它帶了，提早到了後臺，讓梅先生按照醫生的指示，嘗試一下。我看他噴了兩回，大約隔著有半小時。我過去輕輕地問他：『您經過這種治療方法，嗓子應該鬆動一點吧？』他皺著眉，搖搖頭對我說：『並不見得鬆動，可能更鎖得厲害了。』說著他就試喊了一聲，果然還不見鬆動，就有人主張回戲。我走到台簾邊，對外一望，樓上樓下，黑壓壓的早就擠得水泄不通了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如何能回戲呢？場上一出一出地唱過去，快到《趕三關》了。梅先生雖然強自振作地在那裡扮戲，從他的精神委頓上看出他的身體是很不舒服的。這時候我才感到好角兒是不容易當的。普通的演員病了，可以請人替代，主要的角色病了，誰也不能代他，就是有人肯代，台下也不會接受的，這叫做騎虎之勢，欲罷不能。我也不願意再逗留在後臺，只好抱著沉重的心情，轉到前臺聽戲去了。一會兒奚嘯伯的《武家坡》出場，唱完這段西皮原板，照例對後臺答話，王寶釧念的那句『有勞了』，我坐在第六排上，居然聽得清楚。跟著倒板過門剛起，我的心房已經跳之不已，情緒的緊張，達於極點了，等到倒板唱完，梅先生仍舊是在滿場的掌聲中，提著籃子，款步登場。這使我驚訝得有點不相信剛才那句倒板是梅先生唱的。可是後臺又有誰能替他唱呢。接下去慢板、二六、快板、搖板，一路順利地唱完了兩齣戲。論他今天的嗓子，是比較窄了一點，觀眾聽了卻也並不十分注意。我這才知道

一個有舞臺經驗的老藝人，是不可以用普通的尺度來衡量他的藝術的。我趕到後臺問他：『你怎麼能唱出聲音來的呢？』他說：『這是在沒有辦法之中，臨時用的一個急救方法。你聽我今兒的嗓子，不是窄了嗎？我是用半個嗓子來對付唱的。全憑一股虛勁把它捉住了唱，如果勁頭用過頭一點，馬上就能啞不成聲。這是假嗓子，怕低不怕高，怕寬不怕窄，我過去也從來沒有這樣訓練過，完全是湊合我今天這條啞嗓子，臨時逼出來的。』

「看了我上面舉的幾個例子，就知道我們演員在演出期間是最怕生病。有些小毛病，如同臉上腫了，嗓子啞了，如果不要上臺的話，本來不算什麼大了不起的事。休養兩天，不吃藥也會好的。可是我們因為還得帶了病唱，那就馬上發生明的暗的兩重困難。明的是今天怎樣對付過去，暗的是生了病得不到適當的休養，恢復就比較慢些，身體也不免在暗中受到很大的損耗。所以我們對健康是應該十分重視的。我再把演員的日常生活裡千萬不宜疏忽的幾點，根據我的經驗，說出來給大家作個參考。」

「（一）飲食部門：1.除了有刺激性的食品不能多吃之外，太油膩的東西，容易生痰，也以少吃為妙。鮮牛奶、雞蛋、水果、蔬菜……這些都是有益身體，同時也是我們最需要的食物。2.唱的前後，冷飲是絕對要禁忌的。尤其是在剛唱完了以後，聲帶上經過一次比較長久而激烈的震盪，還沒有恢復正常的時候，內行管這叫『熱嗓子』。如果拿冷飲來刺激它，頓時就能啞了。這是屢試屢驗，百發百中，好比滾水倒在冷的玻璃杯裡，一冷一熱，馬上就會炸破，

是一樣的道理。3.俗語有句『飽吹餓唱』的話，其實，吹笛的吃得太飽，也不見得會合適吧。像我們在表演以前，更不用說，只能少吃為妙，吃飽了，唱起來氣兒先就不舒暢，動作也容易吃力。遇到開打的戲，吃過分了上去，很可能突然間發生一種腸胃症的危險。你瞧我只要夜裡有戲，這頓晚飯就馬馬虎虎吃一點算了，非等唱完了戲，回家休息一會兒，才敢放膽地吃。對於這樣深夜進餐，當初我也很不習慣。完全為了湊合環境，日子久了，才慢慢地把它改成這樣的。」

「(二) 寒暖方面：表演完了，因為出汗過多，周身的毛孔，全部張開。稍一大意，就容易遭受風寒的侵襲。任何人得了風寒症，中西醫的下藥，都不外乎給你吃些發散劑。不錯，吃了病是能夠好得快一點的，可是聲帶經過藥力的發散，也一定鬆弛了。像我的嗓子，根本不宜吃發散藥。最初我也沒有這種經驗，有一次在我演唱《玉堂春》之前，也是受了一點小感冒，請一位中醫來給我開方，吃了一劑中藥。鳳二爺看見了藥方說：『壞了，你今天這齣戲准唱不好的。』我先還不大相信，到了臺上，果然發覺嗓子不對，怎麼也使不上勁。敢情聲帶鬆了，就不能收放自如了。我這才信服他說的是經驗之談。他還說不但中藥如此，就是西藥如阿司匹林一類的發散藥，在唱前也不能吃。一種很普通的流行感冒病，生在我們身上，醫生就沒法下藥。治好了病，不利於嗓子；顧了嗓子，病又不能快好。試問他還有什麼好辦法呢。乾脆說吧，我們在演出期間就是不許生病，那麼你就應該對於自己的飲食寒暖格外小心。所以我在卸妝的時候，搽了頭總是立刻要用熱手巾把頭蓋好，再用乾手巾圍住脖子，慢

慢地落完了汗，穿好衣服，才能出去。你看運動員不也是這樣的嗎？一場激烈的比賽完畢，不管冬天夏季，都要披上一件衣服，圍上一條圍巾。也就是為了大汗之後，最容易感受風寒的緣故。如果在冬天從一間溫度很熱的屋子走出去，那你千萬得記住，戴好帽子，圍上圍巾。還要閉上你的嘴。這些都是指的一個演員在演出期間應該注意的地方。講到鍛煉身體一道，那就在你平常不上臺的時期，起早、遛彎兒、吊嗓、練工，增強你的抵抗力。老是終年躺在屋裡不敢見風，那不成了一個廢物了嗎？」

「(三) 睡眠問題：一個演員應該有適當和充分的睡眠。睡眠不足，精神不振，就會影響臺上的工作，這是很淺近的道理，誰都明白的。相反，睡得過多了，也不好。照樣也會影響到嗓子發悶，失去了亮音。內行叫做『悶宮』。大概在表演工作期內，八九個小時的睡眠最為正常。」

「我知道外國有許多歌唱家和演員們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很有規律。好保護嗓子和體力。遇到表演期間，連來訪問的賓客，暫時都不接見。家裡的人更不用說了是不會去打擾他的。這時候他的飲食、寒暖、睡眠三項，全由指定的醫生在旁加以合理的指導和照顧。好讓他能養精蓄銳，專心致志地在他的藝術上發揚光大。像這種重視業務，對觀眾負責的精神，是值得我們借鑒的。」